

紅樓夢索隱

1916

民國五年九月印刷
民國五年九月發行

華書局出版



總發行所

上海
河南路轉角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香港廣州桂林衡州貴陽潮州安慶桂林
東昌廈門蘭谿邢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哈爾濱新加坡

索隱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紅樓夢索隱)全十冊

定價銀三元

王夢阮
沈瓶庵

桐鄉陸費達

無錫俞復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紅樓夢索隱卷十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話說鳳姐兒正撫恤平兒。忽見衆姊妹進來。忙讓坐了。平兒斟上茶來。鳳姐兒笑道。今兒來的這些人。倒像下帖子請了來的。探春先笑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還夾著老太太的話。鳳姐兒笑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探春笑道。我們起了個詩社。頭一社就不齊全。衆人臉軟。所以就亂了例了。我想必得你去。做個監社御史。鐵面無私纔好。再四妹妹爲畫園子用的東西。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說。只怕後頭樓底下。還有當年剩下的。找一找。若有呢。拏出來。若沒有。叫人買去。鳳姐兒笑道。我又不曾做什麼溼的乾的。要我吃東西去不成。探春道。你雖不會做。也不要你做。你只監察著我們裏頭有偷安怠惰的。該怎麼樣罰他。就是了。鳳姐兒笑道。你們別哄我。我猜著了。那裏是請我做監察御史。分明是叫我做個進錢的銅商。你們弄什麼社。必是要輪流做東道的。你們的錢不彀化。想出這個法子來。勾了我。去。好和我要錢。可是這個主意。(索隱)足見清初贖貨情形。清制。京官最稱清苦。每歷數年。則召外官入覲。上至王公大臣。下逮部屬司員。皆有苞苴之敬。以聯絡聲氣。互通情款。若靳而不納。則留滯京邸。不得回任者有之。借端挑剔。因而降調者亦有之。此種陋俗。即在開國之初。諒已不免。作者借調侃之筆。抒沉痛之詞。曲而能達。婉而多諷。禹鼎已鑄。秦

犀畢照矣。說的衆人都笑道。你卻猜著了。李執笑道。眞眞你是個水晶心肝玻璃人兒。（索隱）作者自道也。鳳姐兒笑道。虧你是個大嫂子呢。姑娘們原叫你帶著念書。學規矩鍼線。俱要教導他們的。這會子起詩社。能用幾個錢。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罷了。原是老封君。你一個月十兩銀子的月錢。比我們多兩倍子。老太太太還說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穀用。又有個小子。足足的又添了十兩銀子。和老太太太平等。又給你園子裏的地。各人取租子。年終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兒。（索隱）此指斥滿洲王公而言。當時八旗宗室既有年俸。月給。又有地租。口糧優待已極。而鄙吝貪黷之輩。猶日事封殖。多財厚亡。言之可痛。你娘兒們主子奴才共總沒有十個人。吃的穿的。仍舊是大官衆的。通共算起來。也有四五百銀子。這會子。你就每年掣出一二百兩來。陪他們頑頑。能有幾年呢。他們明兒出了閣。難道還要你賠不成。（索隱）此必當時有以設立官學等事。借端發索者。閱年已久。無從深考。這會子你怕化錢。挑唆他們來鬧我。我樂得去喫一個河涸海乾。我還不知道呢。李執笑道。你們聽聽。我說了一句。他就說了兩車無賴的話。眞眞泥腿市俗。專會打死算盤。分金剝兩的。你這個東西。虧了還託生在詩書仕宦人家。做小姐。現在既已出了嫁。還是這麼著。若生在貧寒小門小戶人家。做了小子丫頭。還不知怎麼下作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計了去。昨兒還打平兒。虧你伸得手來。那黃湯難道灌著了狗肚子裏去了。氣的我只要替平兒打抱不平呢。（索隱）督撫參劾屬員。非不義嚴詞正。反求諸己。抱愧滋多。此回所云打抱不平者。必有所指。忖度了半日。好

容易。狗長尾。巴尖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裏不受用。因此沒來。究竟氣還不。平。你今兒倒招我來了。給平兒拾鞋。還不要呢。你們兩個很該換一個過兒。纔是說的。衆人都笑了。鳳姐忙笑道。哦。我知道了。竟不是爲詩爲畫來找我。竟是爲平兒報仇來了。我竟不知道。平兒有你這位仗腰子的人。可知就有鬼拉著我的手。我也不敢打他了。平姑娘過來。我當著你大奶奶。姑娘們替你賠個不是。擔待我酒後無德。罷說著。衆人都笑了。李紈笑問平兒道。如何。我說必。要給你爭氣。纔罷。平兒笑道。雖如此。奶奶們取笑。我可禁不起呢。李紈道。什麼禁的。起。禁不起。有我呢。快拏鑰匙。叫你主子開門找東西去罷。鳳姐兒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們回園子裏去。纔要把這米帳合他們算一算。那邊大太太又打發人來叫。又不知有什麼話說。須得過去走一走。還有你們年下添補的衣服。打點給人做去呢。李紈笑道。這些事情。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著去。省得這些姑娘小姐鬧我。鳳姐忙笑道。好嫂子。賞我一點空兒。你是最疼我的。怎麼今兒爲平兒就不疼我了。往常你還勸我。說事情雖多。也該保全身子。檢點著。像空兒歇歇。你今兒倒反逼起我的命來了。況且誤了別人。年下的衣裳無礙。他姐兒們的若誤了。卻是你的責任。老太太豈不怪你。不管閒事。連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我寧可自己落不是。也不敢累你呀。(索隱)妙語如環。的是可兒。李紈笑道。你們聽聽。說的好不好。把他會說話的。我且問你。這詩社到底管不管。鳳姐兒笑道。這是什麼話。我不入社。化幾個錢。我不成了大觀園。

的反叛了麼。還想在這裏喫飯不成。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慢慢的做會社東道。過後幾天。我又不作詩作文。只不過是個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罷。有了錢了。愁著你們還要攆出我來。(索隱)東挑西剔。營營擾擾。不過欲多得錢耳。鳳姐一語破的淋漓痛快。說的衆人又都笑起來。鳳姐兒道。這會子我開了樓房。凡有這些東西。叫人搬出來。你們看若使得。留著使。若少什麼。照你們單子。我叫人替你們買去就是了。畫絹我就裁出來。那圖樣沒有在太太跟前。還在那邊珍大爺那裏。說給你們省了。太太那邊碰釘子去。我去打發人取了來。一併叫人連絹交給相公們鑒去。如何。李執點頭笑道。這難爲你。果然這樣還罷了。既然如此。你們家去罷。等著他不送了去。再來鬧他。(索隱)送來便罷不送來。再來鬧他。清季政以賄成。明目張膽爲之。其所由來者遠矣。說著。便帶了他姊妹們就走。鳳姐兒道。這些事再沒別人。都是寶玉生出來的。(索隱)上行下效。罪有所歸。所謂世祖章皇帝者。殆亦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歟。李執聽了。忙回身笑道。正是爲寶玉來。反忘了他。頭一社是他誤了。我們臉軟。你說該怎麼罰他。鳳姐兒想了一想。說道。沒有別的法子。只叫他把你們各人屋子裏的地。罰他掃一遍纔好。衆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說著纔要回去。只見一個小丫頭。扶了賴嬖嬖進來。鳳姐兒等忙站起來。笑道。大娘坐下。又都向他道喜。賴嬖嬖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喜。主子們也喜。若不是主子們的恩典。我這喜從何來。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賞東西。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了頭了。(索隱)滿清舊習。有所謂包衣旗者。爲各

王公邸中厮養雖養緣出仕官至尙侍督撫對於舊主仍須隨班執役非奉有特恩擢旗不得削除奴籍包衣旗員視擢旗爲最難得之恩典此段所指殆卽此類李執笑道多早晚上任去賴嫖嫖歎道我那裏管他們由他們去罷前兒在家裏給我磕頭我沒好話我說哥兒別說你是官了橫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三十歲雖然是人家奴才一落娘胎胞主子恩典放你出來上託著主子的洪福下託著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似的讀書寫字也是丫頭老婆奶子捧鳳凰似的長了這麼大你那裏知道那奴才兩字是怎麼寫（索隱）罵得痛快只知道享福也不知道你爺爺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熬了兩三輩子好容易掙出你這個東西從小兒三災八難化的銀子照樣也打出你這個銀人兒來了（索隱）貴家豪族暴殄天物情形歷歷如繪到二十歲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許你捐了前程在。身上你看那正根正苗忍飢挨餓的要多少你一个奴才秧子細折了福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麼弄神弄鬼求了主子（索隱）蠅營狗苟開國時已如此又選了出來縣官雖小事情卻大爲那一州的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己盡忠報國孝敬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李執鳳姐兒都笑道你也多慮我們看他也就好先那幾年還進來了兩次這有好幾年沒來了年下生日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前兒給老太太太太磕頭來在老太太那院裏見他又穿著新官的服色倒越發的威武了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了官正該你樂呢反倒愁起這些來他不好還有他的父母呢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閒時坐個轎子進來和老太太鬪鬪牌說說話兒

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厦廳。誰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索隱)仕途龐、難、薰、蒼、同、器、爛、羊、都、尉、充、斥、朝、堂、自、賴、嬖、嬖、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喜、主、子、們、也、喜、以、下、洋、洋、數、百、言、自、畫、供、招、窮、形、盡、相、作、者、殆、有、慨、於、中、而、始、借、題、發、抒、成、此、一、段、極、淋、漓、極、沉、痛、文、字、說、部、熱、野、史、歟、明、眼、人、必、能、辨、之、平、兒、斟、上、茶、來、賴、嬖、嬖、忙、站、起、來、道、姑、娘、不、管、叫、那、孩、子、倒、來、罷、了、又、生、受、你、說、著、一、面、喫、茶、一、面、又、道、奶、奶、不、知、道、這、小、孩、子、們、全、要、管、的、嚴、饒、這、麼、嚴、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亂、子、來、叫、大、人、操、心、知、道、的、說、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說、仗、著、財、勢、欺、人、連、主、子、名、聲、也、不、好、(索隱)朝廷用人失當、則人心渙散、臣下畔離、當時三藩之亂、明季遺臣之擁戴其布告文檄、必有指斥朝政、引爲口舌者、於書中所言隱約可見、恨的我沒法子、常把他老子叫了來、罵一頓纔好些、因又指寶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爺不過這麼管你一管、老太太就護在頭裏、當日老爺小時、討你爺爺打、誰沒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像你這麼天不怕地不怕的呢、(索隱)章皇帝六歲登極、宮中府中凌亂錯雜、而皇太后既下嬪攝政、王多爾袞叔父亦不聞有輔成王、撻伯禽之舉、天不怕地不怕之說、蓋紀實也、還有那邊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沒像你這札窩子的樣兒、也是天天打、還有東府裏你珍大哥哥的爺爺、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聲惱了、什麼兒子、竟是審賊、如今我眼裏看著、耳朵裏聽著、那珍大爺管兒子、倒也像當日老祖宗的規矩、只是著三不著兩的、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這些兄弟姪兒、怎麼怨的不怕他、你心裏明白、喜歡我說不明白、嘴裏不好意思、心裏不知怎麼罵我呢、說著、只見賴大

家的來了。接著周瑞家的。張材家的。都進來回事情。鳳姐兒笑道。媳婦來接婆婆來了。賴大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來的。倒是打聽打聽。奶奶姑娘們賞臉不賞臉。賴嬷嬷聽了。笑道。可是我糊塗了。正經說的話。俱不說。但說陳穀子爛芝麻的。因為我們小子選了出來。衆親朋要給他賀喜。少不得家裏擺個酒。我想擺一日酒。請這個。不請那個。也不是又想了一想。託主子的洪福。想不到的。這麼榮耀光彩。就傾了家。我也願意的。因此分付了他老子。連擺三日酒。頭一日。在我們破花園子裏。擺幾席酒。一臺戲。請老太太太奶奶姑娘們去散一日悶。外頭大廳上。一臺戲。幾席酒。請老爺們。爺們。增增光。第二日。再請親友。第三日。再把我們兩府裏的。件兒。請一請熱鬧三天。也是託著主子的洪福一場光輝光輝。(索隱)分三日宴請。第一日宮庭。第二日寅僚。第三日親友。的是京旗貴族氣派。李紈鳳姐兒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老太太高興。要去也說不定。賴大家的忙道。擇的日子是十四。只看我們奶奶的老臉罷了。鳳姐兒笑道。別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說下我可沒有賀禮。也不知道放賞的。喫了就走。可別笑話。賴大家的笑道。奶奶說那裏話。奶奶一喜歡。要賞我們三二萬銀子就有了。(索隱)非宮中不能有此豪舉。雖戲言亦是實情。賴嬷嬷笑道。我纔去請老太太。老太太也說去。可算我這臉還好。說畢。叮囑了一回。方起身要走。因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來。因說道。可是還有一句話問奶奶。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麼不是。攆了他不用。鳳姐兒聽了。笑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兒呢。事

情多也忘了。賴嫂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兩府裏不許收留他兒子。叫他各人去罷。（索隱）旗俗凡犯事者。由宗人府革去檔冊。謂之銷檔。此當指旗籍銷檔者而言。賴大家的只得答應著。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嬷嬷忙道。什麼事。說給我評評。鳳姐兒道。前兒我的生日。裏頭還沒喫酒。他小子先醉了。老娘那邊送了禮來。他不在外頭張羅。倒坐著罵人。禮也不送進來。兩個女人進來了。他纔帶領小么兒們往裏擡。小么兒們倒好好的。他擎的一盒子倒失了手。撒了一院子饅頭。人去了。我打發彩明去說他。他倒罵了彩明一頓。（索隱）所犯之事。因送禮而起。本極瑣屑。何至擡逐。其爲內府徵求貢品。骨鯁之臣。上疏抗諫。觸犯時忌。天威不測。臣罪當誅。如是而已。這樣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還不攆了。做什麼。賴嬷嬷道。我當什麼事情。原來爲這個。奶奶聽我說。他有不是。打他罵他。使他改過就是了。攆了出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是僭家的家生子兒。他現是太太的陪房。（索隱）或係漢軍。旗隨豫王等投誠立功者。奶奶只顧攆了他。太太臉上不好看。依我說。奶奶教導他幾板子。以戒下次。仍舊留著纔是不看他娘。也看太太。鳳姐兒聽了。便向賴大家的說道。既這樣。明兒叫了他來。打他四十棍。以後不許他喫酒。賴大家的答應了。周瑞家的纔磕頭起來。又要與賴嬷嬷磕頭。賴大家的拉著方罷。然後他三人去了。李執等也就回園中來。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了許多舊收的畫具出來。送至園中。寶釵等選了一回。各色東西。可用的只有一半。將那一半開了單。與鳳姐兒去照樣置買。不必細說。一日外面鑿了絹。起了稿子進來。寶玉每日便在惜

春那邊幫忙。探春李執迎春寶釵等也都往那裏來閒坐。一則觀畫。二則便於會面。寶釵因見天氣涼爽。夜復漸長。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點些鍼線來。日間至賈母處。王夫人處。兩次省候。不免又承色陪坐。閒時園中姊妹處。也要不時閒話。一回故日間不大得閒。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之後。必犯舊疾。今秋又遇賈母高興。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日又復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門。只在自己房中將養。有時悶了。又盼個姐妹來說些閒話排遣。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衆人都體諒他病中。且素日形體嬌弱。禁不得一些委屈。所以他接待不週。禮數疏忽。也都不責他。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證來。寶釵道。這裏走的幾個太醫。雖都還好。只是你喫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個高手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閒鬧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麼。也不是個常法兒。（索隱）董妃善病。且常以不得正位中宮。心存抑鬱。章皇寵眷甚篤。必有重慶金帛。廣徵名醫。之舉。娥眉見嫉。讐議繁興。妃亦不安於中。鬱鬱處。此書中又不老。又不小。成個什麼數語。恰爲寫照。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時候。我是怎麼個形景兒。就可知了。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生。你素日喫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黛玉歎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求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說話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寶玉道。昨兒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補神。

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養胃爲要。肝火一平。不能尅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拏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弔子熬出粥來。若喫慣了。比藥還強。最是滋陰補氣的。黛玉歎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你有心藏奸。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誤到如今。細細算來。我母親去世的時候。又無姊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索隱）董妃此時當已三十。此云十五。恰隱半數。竟無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怪不得雲丫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讚你。我還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纔知道了。比如你說了那個。我再不輕放過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竟自誤了。若不是前日看出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你方纔叫我喫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因身子不好了。每年犯了這疾。也沒什麼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鬧了個天翻地覆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麼燕窩粥。老太太太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話說。那些底下老婆丫頭們。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這裏這些人。因見老太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姐姐。兩個他們尙虎視眈眈。背地裏言三語四的。何況於我。況我又不是正經主子。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著我呢。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咒我。（索隱）妃以漢族女子隻身入宮。本成孤立之勢。幸爲聖心所眷。注孝莊所於寵。得委蛇俯仰於其間。而一傳衆。吟青蠅。白棘朝夕接觸。畢竟難堪。寶釵道。這樣說。我也是和你一樣。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

親又有哥哥。這裏又有買賣地土。家裏又仍舊有房有地。你不過親戚的情分。白住在這裏。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要走就走了。我是一無所有。喫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寶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副嫁妝罷了。〔索隱〕此處之寶釵。當影繼后博爾濟錦氏。妃固擅寵。繼后以手術籠絡之。而青梅。顯酸意。終存一分嫁妝之說。遂於無意中。不期流露。如今也愁不到那裏。黛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家纔拏你當個正經人。把心裏煩惱告訴你聽。你反拏我取笑兒。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兒。却也是真話。你放心。我在這裏一日。我與你消遣一日。你有什麼委屈煩惱。只管告訴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我雖有個哥哥。〔索隱〕繼后有一姊。嫁爲肅王妃。你也是知道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略強些。嗒們可算同病相憐。你也是個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歎。你纔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媽說了。只怕燕窩我們家裏還有。與你送幾兩。每日叫丫頭們就熬了。又便宜。又不驚動衆的。黛玉忙笑道。東西是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釵道。這有什麼。放在嘴裏的。只愁我在人跟前。失於應候罷了。這會子只怕你煩了。我且去了。黛玉道。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兒。寶釵答應著便去了。不在話下。這裏黛玉喫了兩口稀粥。仍歪在牀上。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霏霏。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且陰的沉黑。兼著那雨滴竹梢。更覺淒涼。知寶釵不能來。便在燈下。隨便拏了一本書。却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黛玉不覺心有所

感亦不禁發於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雨夕。(索隱)寓團扇秋風之意。詞曰。

秋花慘淡秋草黃。耿耿秋燈秋夜長。已覺秋窗秋不盡。那堪風雨助淒涼。助秋風雨來何速。驚破秋窗秋夢續。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挑泪燭。泪燭搖搖燕短檠。牽愁照眼動離情。誰家秋院無風入。何處秋窗無雨聲。羅衾不奈秋風力。殘漏聲催秋雨急。連宵震震復颼颼。燈前如伴離人泣。寒烟小院轉蕭條。疏竹虛窗時滴瀝。不知風雨幾時休。已教泪灑窗紗濕。(索隱)篇中秋風字疊見。長門之怨耶。棄婦之吟耶。妃雖寵擅專房。而君恩難恃。憂心悄悄。情見乎詞。

吟罷擱筆。方欲安寢。丫鬟報說。寶二爺來了。一語未盡。只見寶玉頭上戴著大簪笠。身上披著簑衣。黛玉不覺笑道。那裏來的這麼個漁翁。寶玉忙問。今兒好些。喫藥沒有。今兒一日喫了多少飯。一面說。一面摘了笠。脫了簑。忙一手舉起燈來。一手遮著燈兒。向黛玉臉上照了一照。覷著瞧了一瞧。笑道。今兒氣色好了些。黛玉看他脫了簑衣。裏面只穿半舊紅綾短襖。繫著綠汗巾子。膝上露出綠絢灑花袴子。底下是掐金滿繡的綿紗襪子。鞞著蝴蝶落花鞋。黛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雨的。倒也乾淨。寶玉笑道。我這一套是全套的。有一雙棠木屐。纔穿了來。脫在廊簷下了。黛玉又看那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十分細緻輕巧。因說道。是什麼草編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蝟似的。寶玉道。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他閒常下雨時。在家

裏也是這樣。你喜歡這個。我也弄一套來送你。別的都罷了。惟有這斗笠有趣。上頭這頂兒是活的。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竹心子抽了去。拏下頂子來。只剩了這個圈子。下雪時。男女都帶得。我送你一頂。冬天下雪。戴林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個。成個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的漁婆兒了。（索隱）寶黛情。況本係兄妹。而非夫婦。然於前回鳳姐口中。忽現相見如賓字。此處復現漁翁漁婆字。迅雷一閃。龍爪儼然。此是作者故漏消息。用筆狡猾處。及說了出來。方想起來。這話忒與方纔說寶玉的話

相連了。後悔不迭。羞的臉飛紅。伏在桌上。嗽個不住。寶玉卻不留心。因見案上有詩。遂拏起來看了一遍。又不覺叫好。黛玉聽了。忙起來奪在手內。燈上燒了。寶玉笑道。我已記熟了。黛玉道。我要歇了。你請去罷。明日再來。寶玉聽了。回手向懷內掏出一個核桃大的金表來。瞧了一瞧。那鍼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道。原該歇了。又攪的你勞了半日神。說著。披簪戴笠出去了。又翻身進來。問道。你想什麼。你告訴我。我明兒一早回老太太。豈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黛玉笑道。等我夜裏想著了。明日一早告訴你。你聽雨越下緊了。快去罷。可有人跟沒有。兩個婆子答應有人。外面掌著傘。點著燈籠兒。黛玉笑道。這個天點燈籠。寶玉道。不相干。是羊角的。不怕雨。黛玉聽說。回手向書架上。把個玻璃繡毬燈。拏了下來。命點一枝小蠟來。遞與寶玉道。這個又比那個亮。正是雨裏點的。寶玉道。我也有這麼一個。怕他們失脚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沒點來。黛玉道。跌了燈。值錢呢。是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那燈籠命他們前

頭點著。這個又輕巧。又亮。原是雨裏自己拏著的。你自己手裏拏著這個。豈不好。明兒再送來。就失了手。也有有限的。怎麼忽然又變出這剖腹藏珠的脾氣來。（索隱）忽而千金一笑不嫌其豪而剖腹藏珠猶虞不固在少不更事之章皇却有此種行徑寶玉聽了。隨過來接了。前頭兩個婆子打著傘。拏著羊角燈。後頭還有兩個小丫鬟打著傘。寶玉便將這個燈。遞與一個小丫頭提著。寶玉扶著他的肩。一逕去了。就有蘅蕪院一個婆子。也打著傘。提著燈。送了一大包燕窩來。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說這比買的強。我們姑娘說。姑娘先喫著。完了再送來。黛玉回說。費心。命他外頭坐了喫茶。婆子笑道。不喫茶了。我還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們忙。如今天又涼夜又長。越發該會個夜局。痛賭兩場了。婆子笑道。不瞞姑娘說。今年我大沾光兒了。橫豎每夜有幾個上夜的人。誤了更。也不好。不如會個夜局。又坐了更。又解了悶。今兒又是我的頭家。如今園門關了。就該上場兒了。（索隱）宮庭內魚龍混雜。聚賭盡飲。肆無顧忌。綱紀之廢弛。秩序之紊亂。有不堪爲外人道者。聞聞中逗出。足見一班黛玉聽了。笑道。難爲你。誤了你的發財。冒雨送來。命人給他幾百錢。打些酒喫。避避雨氣。那婆子笑道。又破費姑娘賞酒喫。說著。磕了一個頭。外面接了錢。打傘去了。紫鵲收起燕窩。然後移燈下簾。服侍黛玉睡下。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寶釵。一時又羨他有母有兄。一回又想寶玉素昔和睦。終有嫌疑。又聽見窗外竹梢蕉葉之上。雨聲淅瀝。清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淚來。直到四更。方漸漸的睡熟了。暫且無話。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專寫當時瑣事，帷燈匣劍，隱現分明。全回中約可分為三段：自鳳姐正在安慰平兒起，至這話不差止，為第一段。蓋隱刺宗室王公多財厚亡者，清起滿洲入主中夏，一時入旗子弟等於豐沛，故人計口授糧，走馬圈地，終年不治生計，而衣租食稅，絕無不給之虞。滿漢階級極不平，等實當時定制中第一失策，而參預密勿如金之俊、洪承疇輩，亦不得辭其咎。作者滿肚牢騷，特於鳳姐口中借端發洩，如譏如諷，亦莊亦諧，自說著緣，要回去起，至李執中就回園中來止，為第二段。隱刺朝政失綱，仕途混雜，廝養賤役，蠶金都下，亦復茶膺名器，濫握銅符，此種醜態，情形當日必確有其事。然歷年已久，必欲指人以實之，則轉類於刻舟求劍矣。自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丁許多舊收的畫具出來，至本回完畢為第三段。隱刺宮庭內爭妍鬪寵，交相妬嫉，情形女無美惡，入宮見嫉，況董妃以閒花野草偶然入侍，貌既傾國，寵又專房，荏苒數年，駸駸乎有正位掖庭之勢。繼后共事一失，勢難兩立，遂乃心懷叵測，陽加調護，陰肆摧殘，以妃素性渾厚，受其籠絡，有不傾肝披瀝，引為密友者乎？厝火積薪，變生肘腋，妃之境遇可危，妃之遭際又可哀矣。

（護花評）畫圖需用物件，應接四十二回寫，因鳳姐生日鬧事，擱起多日。今借和事之後，夾帶敘入，替平兒抱不平，等語，前後文氣，仍打成一片，無斷續痕跡，又帶說盤社一層作陪襯，更不單弱。

鳳姐口中帶出邢夫人來，叫引起下回賈赦要鴛鴦情事。

敘賴大得官請酒，不但引起薛蟠被柳湘蓮痛打，及伏探春整頓大觀園，且見榮府聲勢，奴子俱為正印，又反照後來

賈政借銀之事。

借賴嫖賭口中，訓說寶玉一番，暗補寧榮兩府昔日家教之嚴，以形此時之放縱。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